

马一浮 楷书横幅董文敏早朝诗卷跋 28.5×87cm 1937年

在“马一浮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特展”上的致辞

■ 吴光(浙江省文史馆馆员)

马一浮先生既是“通儒”，又是“醇儒”。所谓“通儒”，是指其博通群经，深明儒理，兼通诸子百家，旁及佛老诸家乃至西学，并能融会贯通者也；所谓“醇儒”，是指其乃能以弘扬儒学“六艺”为根本宗旨，并能躬行实践而有所创新的醇然大儒。

马先生不但以“六艺”能该摄中土一切学术，以“六艺”定义国学之内涵，并称“六艺该摄中外一切学术”。他高度评价“六艺”之性质功能说：“学者当知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唯其可以推行于全人类，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至高；唯其为现在人类中尚有数未能了解，‘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特殊。故今日欲弘六艺之道，并不是狭义的保存国粹，单独的发挥自己民族精神而止，是要使此种文化普遍的及于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上之流失，而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方是成己成物，尽己之性，尽人之性，方是圣人之盛德大业。”这简直就是阐明了六艺之道对于实现人类盛德大业、建设大同世界所应担负的历史使命了。出于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自信，马一浮先生对于当时兴盛的贬低中华文化而“崇洋慕西”的错误思潮提出严厉的批评，说“今人舍弃自己无上之家珍，而拾人之土苴，余以为宝，自居于下劣，而奉

西洋人为神圣，岂非至愚而可哀！”并说：“古人谓其所生之国曰‘父母之邦’，亦曰‘宗邦’，本其爱亲之心，而后能爱其邦国，守之弗去。今人亦盛言爱国矣，其所谓爱国心者将何自而推之邪？方言爱国，而于中国圣智之法视若无物，盛慕欧化，望尘莫及，岂非不爱其亲而爱他人邪？”这样的批评真可谓一针见血、淋漓尽致了。

先生断言说：“吾敢断言，天地一日不毁，人心一日不灭，则六艺之道炳然常存。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而有资格为此文化之领导者，则中国也。”这是在日本疯狂侵略中国之时的1938年所说的掷地有声的话，充分体现了马一浮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而且显示马先生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对未来世界文明的影响也充满自信。如果按照马先生的思路，逻辑的发展方向将是“六艺”统摄思想潮流的时代。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中华文化大行其道的世界，儒家大同世界的理想，也必定因为“六艺之道”的畅行天下而发扬光大！这些具有前瞻性的论断，也有力地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思想的英明伟大！

读马一浮题画诗的多维境象

■ 郑竹三 郑煦民

摩诘前身应画师，晚年悔被时人知。
古来好手不轻作，泉石亦为神明期。
忽然胸中元气至，悬圃昆仑漫游戏。
收得千岩万壑归，咫尺堂前烟雾墜。
画成但可自怡悦，故为时俗论工拙。
语君心外本无山，此是君家山水诀。
——丙寅(1926, 马一浮33岁)六月，湛翁“蠲戏余论”印。

诗的首联“摩诘前身应画师，晚年悔被时人知。”摩诘即为王维，强调“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中国文人画的创始人。其“画为无声诗，诗为有声画”是其诗画一体的重要理念。王维的诗是中国禅宗佛学的最重要文学表达，故而其诗能在空灵超静的境界里达到了自然诗歌的大美。

王维高唱“晚年悔被时人知”，是一种人格境界美的升华。王维是唐代的著名大诗人，然而他却能于晚年诗的高峰中，名利场的同乐里，悟到了人生要激流勇退，对待诗的炼句更要精美与自然，其发出的禅诗是否亦有自己不如意的境象，而为之感叹“晚年悔被时人知。”这便是古之中国文艺大师们的文化心态与生活状态。

谨上二则可知“古来好手不轻作，泉石亦为神明期。”这是对于诗画创作的明觉，历来于诗、于画的严密诉求，一如唐代贾岛《题诗后》句：“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而这个与大自然美景的“神明期”之创作，更是艺术造化的必然；故作者必须要经历“外师造化”而能至“中得心源”，使创作之作“神游物外”成“穷理尽性”而“借古开今”。这也便是“古来好手不轻作”的难度并高度。

诗的下一联即颈联：“忽然胸中元气至，悬圃昆仑漫游戏。”画者、书者必以修养、才情、苦功与妙理，合而成胸中逸气，然后以大气象写下“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漫，万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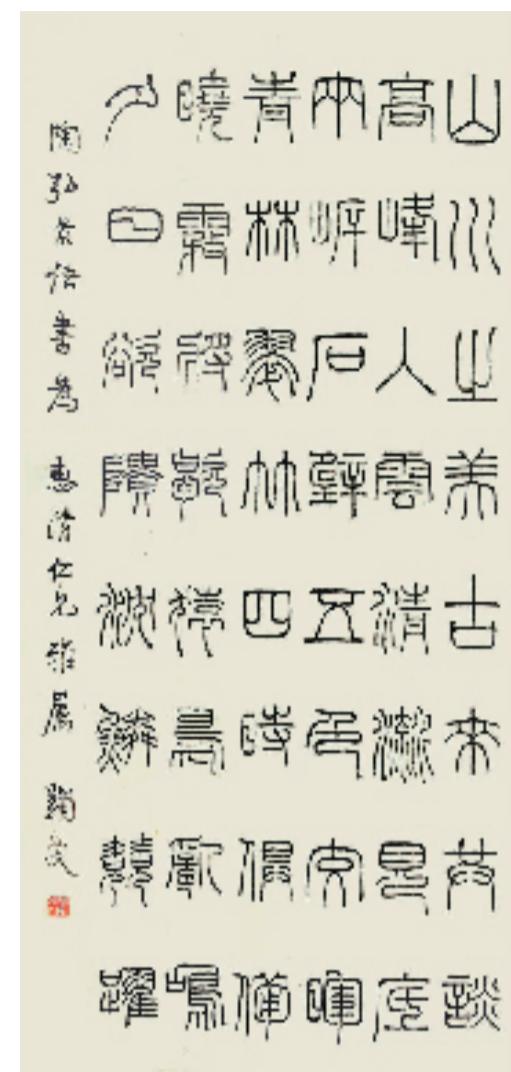
在旁。”(唐·司空图《诗品二十四则》)的神形兼备之画图。有了修养、才情便能发挥，有了苦功、妙理自如流霞，而后使书画登上悬圃昆仑之仙境之美，而不必使蛮力而成就艺术理想。

又下一联：“收得千岩万壑归，咫尺堂前烟雾墜。”能收得山水世界千岩万壑归的美术巨作，定是大师级山水画家。从美术史去看有范宽、李成、郭熙、巨然、董源、王维、刘松年、李唐、马远、夏珪、赵孟頫及黄公望、王蒙，以及董其昌、石涛、石溪等。而近代黄宾虹大师可谓最为杰出之代表。因为黄宾虹的山水画以浑厚华滋为主心骨、为美学，使其中中国画水墨艺术达到绚烂之极，又能复归平淡，这是画品、人品的统一。

马一浮大师此题画诗又推进一层：“画成但可自怡悦，故为时俗论工拙。”我们在书画行内有一个共同的理念，云：“画作之美首先要感动自己，然后才能感动别人。”这个朴素的理念十分契合“画成但可自怡悦”的艺术境界。如是作书画者的真性情而成为“是真名士自风流”。“画成但可自怡悦”绝不是创作书画的随意，而是严谨中的自信、自强、自爱，且这种“自怡悦”正是书画精品创作的一种欢快与心慰，一份成功与成就。盖这种自我赏悦的大作、自信得道的艺术、自爱简静的才艺，何须“时俗论工拙”。因为中国的书画艺术本是一门极其高雅的文化艺术，它既超越“论工拙”的范畴，又在“工拙浅深”的大众审美之界。

这首诗的尾联“语君心外本无山，此是君家山水诀。”中国的山水画自东晋顾恺之便提出“迁想妙得”，这种要画家将主观情思迁入表现对象，并使自己所想以浸润于对象，以期通过妙悟、妙想、妙神来得到情景交融、形神兼备的创作意象。这大约也便是马一浮大师对山水画艺术的审美与指向，这个“古今同构”的美学固是永恒的、真理的。

(限于版面，本文有删节)



马一浮 篆书中堂陶弘景语

132×64.5cm 1959年



马一浮 选贤体国八言联